

柳南隨筆正續

一



柳南隨筆

正續

王應奎撰

BWT509/08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澱，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門書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確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緬歲耽耽，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爲著述，詩歌古文，旣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笈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繆，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諸事之異事，標解頤撫掌之新聞，益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皆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爲付剞氏，俾枕中之祕，爲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縣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柳南隨筆卷一

清 王應奎撰

益都趙宮贊秋谷

信執

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警獨折服于馮定遠

班

一見其雜錄卽歎爲至論

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

用濟

嘗與吾

友汪西京

沈秀

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

自少淹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視之。乃山田冊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覓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孟祭奠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爲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鑰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遇絕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尙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卽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徐復祚字陽初。號蓊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

黎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作卹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范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竝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筭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閩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京復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

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壓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楷棊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頹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漢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卽曰。其家有湘靈陸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僭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卽脫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

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子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鐵冑者至。卽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笠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尙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尙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闔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尙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特任作詩嘲之。有去柄爲

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口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儼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消。昌譽嘗爲余言。人有終身爲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潢詩。有僕去身爲得力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閨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銓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元曰。短小精悍。家西澗。任材

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嚮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與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茆。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雲間曹謬廷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之言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好文

章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謬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

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尙

有無數文章豈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書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卽製一棹極

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升以泰安令行收入都得疾

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卽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

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蓮圃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

如武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

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挈舟入城介方

伯以見既揖罷卽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轍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朽因循解輿、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做石翁巨幅、尙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瀾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刻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轍旣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尙爲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爲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書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倣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樂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予外王父張公九苞述其師湘靈錢先生陸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凡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許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工錢爾巖陸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予見宋板大戴禮。乃秦景陽閱本。口字竝非方空圈。景陽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懷慶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卿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敘述房式之言。則白子與吾兒。

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詒大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

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驅驅字。出揚子法言。周書。驅驅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驅驅。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祕云。猶言諛諛。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渇字連用。竝作

淳淳悶悶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

維翰

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

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

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

下雌黃信哉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

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倖造化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章中丞律作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爲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爲業章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釣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豸冠豸爲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旣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卽云獅子回頭便喫瘡以瘡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黜而章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訐其入夷人賂有姦賊按驗雖不盡實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旣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旣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竈置十大鍋。從壁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卽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爲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小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尙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旣寢。卽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卽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卽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旣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著。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卜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等子。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爲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

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團圓度歲，亦宦遊僅事也。

錢圓沙先生

燦

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蹙蹙里巷間。門人間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復古雅，

路人多矚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既目歸于我，而我不與爲禮，彼得無怒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卽雙轉馬之始。

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密。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爲句，則長字既與上教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暱等處之誤，近人已言之者，故不復贅。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資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畀其家貲，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爲藉此